四月，做一位「書痴」

李丹崖

書痴醉亭

蒲松齡在《聊齋誌異》裡記述了一個名叫郎玉柱的人，此人是典型的書痴。郎玉柱是徐州人，他的先輩最高官至太守，但是，爲官非常清廉，所得的僅有一點俸祿，均不買田置地，而是購買大量的圖書，累積在屋子裡，日日展讀。多年以後，家道中落，一貧如洗，家裡值錢的東西都變賣了，唯有父親留給他的書，一本也不忍心丟棄。父親曾抄錄《勸學篇》一幅，貼在郎玉柱書桌的右邊，他每天都要讀上幾遍，還罩上層白紗，恐怕磨壞了。足見其不光愛書如命，連字紙也不忍褻瀆。

郎玉柱愛書愛到什麼地步呢？他對古人書中自有顏如玉、黃金屋、千鍾粟深信不疑，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，什麼也不管，一門心思撲在書卷上，猶如蜜蜂舐花。一日，書卷之中果眞走下來一位美女，生得姿態婀娜，俏麗端莊，郎玉柱大喜，心想，古訓果眞應驗。女子以身相許，奈何郎玉柱痴傻到不知道「枕席功夫」爲何物，認爲只要有一女子天天與自己紅袖伴讀就可以生出孩子，繁衍子嗣。幸得女子乖巧，手把手來教，終育一子。

觀郎玉柱，如此嗜書如命，果眞是十足的書呆子。現如今，這樣的「書呆子」是越來越少了！書海堂奧，置身其中，無法自拔，猶如久餓之人，撲向了麵包。這種人的想法單純，社會閱歷也寥寥，但往往是這樣的人，卻是做學問的好手。縱觀現今社會的發展，安定祥和，不需要太多運籌帷幄、決勝千里的縱橫家，需要的是潛下心來做學問的專業人才，以推動社會進步。

近日，《光明日報》也刊文，對「愛讀書的傻子」褒揚有加，愛讀書的人，鑽一些，執拗一些，一根筋一些，就是傻子嗎？相反，那些視讀書人如異類的所謂商界精英，對「書呆子」嗤之以鼻的商界大咖，他們果眞可以一勞永逸？一富再富嗎？我看未必。財富也是有保質期的，唯有看到心裡的書，記到腦海裡的知識，別人永遠無法竊取。

古人把有知識的人奉爲「才子」。此「才」與「財」相比，少了一個「貝」，實則是把眞正的「財富」隱藏起來了，讀書人胸中有丘壑，只不過不顯山不露水罷了。眼下，全國各地都在評「書香之家」稱號，這些生活在「書香之家」中的人，也許未必擁有多少財富，但是，他們在氣質上，在心智上，在情商上，絕對不輸給任何一個暴發戶。與之相反，那些一夜暴富的人，多半難以久遠，甚至會因突降的財富招致禍端。

書，這個字，上面的「聿」可以理解爲一個會意字：「一把手緊握一捆稻束。」整個字理解起來，就是每日都有糧食進倉的意思。單單是從造字上，老祖先就教育我們，要多讀書，定能每日有所斬獲。

每年四月，都是讀書月，在這樣一個暮春裡，做一個書呆子，有哪裡不好？

揚州黑水雞

風物志

徐永清

現如今，在我們揚州，大凡有挺水植物的河塘，總能見到黑水雞的身影。牠們或是優雅地在荷塘漫步，或是悠閒地在水面游弋，或是從容地在河灘覓食，或是愜意地在堤岸打盹……

過去我們沒見過黑水雞，更不知牠是何物。牠們是最近十年遷徙而來，並在我們揚州落籍定居的一族。現如今，牠們不僅成爲我們這座城市新的成員，也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。

黑水雞是鶴形目秧雞科的鳥類，世界各地均有分布，全球共有十二個亞種，在我們這兒僅能見到黑色的一種。黑水雞的羽毛爲黑色，猩紅的喙，喙的前端爲桔黃色，腿與爪呈青黃色，翅膀有條白色的裝飾帶。牠的體量跟鵪鶉、鴿子相仿，堪稱是小巧玲瓏。

黑水雞喜歡棲息在有挺水植物的淡水濕地，喜歡群居，集體活動。牠的食性較雜，葷素均可。黑水雞能走會飛，能游泳，善潛水，堪稱是四項全能。黑水雞走路與游泳，頭是一點一點的，也像一伸一縮似的。似在讚許，又似道好，一派好好先生的風範。

人有人言，禽有禽語。黑水雞的語言就是鳴叫。牠的叫聲大致有兩種：一爲「嘎啊～」，二是「嘀嘀、嘀嘀嘀」。第一種低沉，渾濁，還有點拖泥帶水，含糊不清的，估計是雌性的。第二種短促，清脆，響亮，中氣十足，乾淨利落，擲地有聲，應該是雄性的。其實黑水雞的鳴叫，要遠遠超出上述兩種。有的聲音細小沙啞，小心翼翼的，膽怯怯的，還有點含糊其辭的，好像處於人類少年的變聲期；有的則讓人難以分辨，難以捉摸，難以領會，就像各地的方言一樣。通常黑水雞的鳴叫，均是有問有答，有唱有和，十分熱鬧。黑水雞的鳴叫，雖說沒有黃鶯悅耳，也沒有春燕中聽，卻不煩人。靜靜的荷塘蘆灘，有了牠們的鳴叫，而有了生命的律動，有了生氣。若是清明以後，再有蛙鳴的應和，那就更熱鬧了。那簡直就是一部河塘生命的大合唱，春之聲交響曲。

黑水雞不僅會游泳，更長於扎猛子。每當在水面閒游，一時受到驚嚇，或有險情，牠們會一頭扎入水中，一個猛子能游出十多米。其扎猛子的方向，有點不固定，或東或西的，讓人難以捉摸，反正是朝河的中央游去的，朝安全水域游去的。這就是黑水雞的智慧，牠們大概也懂得兵不厭詐的道理。待其抵達安全的區域，便回身扭頭，打量你，取笑你，笑你沒奈何。其後身心放鬆，大搖大擺地游走。時常在平安無事的日子裡，牠們也會扎猛子。不過此刻扎得不遠也不深，像海豚似的，一起一伏，入水便起，淺嘗輒止，跟蜻蜓點水似的。不過牠們這舉動，鎮定從容，隨心所欲，揮灑自如。這有點自娛自樂，溫習技藝的性質，還有點炫技的意味。

其實黑水雞跟我們人類一樣，也懂得放鬆休閒，享受生活。在確認安全的前提下，沒人打擾的情況下，牠們會爬到河岸，三三五五地依偎在一起。一邊聯絡着親情與友情，一邊慵懶而舒適地曬着太陽。不過牠們的警覺性很高，自我保護意識很強，只要人們稍稍靠近，哪怕是心存友善，並無打擾與傷害之意，牠們也是三十六計，走爲上。立馬「抬腿走人」，溜之大吉。牠們這「溜」挺特別，是連走帶飛，撲撲啦啦的，把河面拍得水花四濺，響聲一片。黑水雞這種警鐘長鳴，防患於未然的安全意識，很是值得人們在防火、防盜、預防貪腐工作中學習與借鑒。

常言道：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黑水雞當然也愛美。常見黑水雞「獨自一人」，將頭探入水中，然後抬起，飛快地甩去水分。這般的舉動要重複多次，眞是不厭其煩。有人說這是嬉水，可分明是在洗浴。洗浴完畢，還嫌不足，用喙將頸下、頸後以及後背的羽毛，逐一整理。這般的舉動也要重複多次，眞是樂此不疲。有人說這是撓癢，可分明是在梳妝打扮。如此的「折騰」，肯定是爲了出客。待上述工作結束，牠便靜靜地立於荷塘，似在遐思，又似發呆。我想牠肯定爲了趕赴一場浪漫的約會，準備着甜言蜜語；或是爲了參加一場盛大的聚會，構思着精彩的台詞。

除非是遷徙，通常黑水雞不會輕易離開自己的家園。人們常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到底是怎樣的精彩，不得而知。但總不能局促一方，困守一地，終其一生吧？好些黑水雞在好奇心與求知慾的驅使下，也想打開「國門」，到鄰近的水域一探究竟，藉以開眼界，長見識。這正如人類的春日踏青，秋遊賞景，國內觀光，出國旅遊一樣。可黑水雞的遠足，跟人類的出遊是有區別的。陌生的水域，尤爲是空曠的，無遮無掩的水域，潛在着諸多的風險。儘管有風險的存在，好些黑水雞還是鼓足勇氣，義無反顧，勇往直前。不過牠們這般的壯舉，極爲罕見。三兩結伴的也有，通常獨行俠居多。

暮春時節，黑水雞的後代誕生了，小傢伙長得黑乎乎的，毛茸茸的，煞是可愛。在風平浪靜，陽光和煦的日子裡，黑水雞媽媽帶着五六隻幼雛在水面游弋，練習着生存的本領。幼雛們緊緊跟在媽媽的後面，有模有樣地學着牠的一舉一動。牠們也鳴叫着，不過聲音很微弱，還是童聲；牠們也划着水，頭也是一點一點的。牠們的身後，拖着長長的波紋。瞧這一家子，眞是人丁興旺，其樂融融。在生育方面，黑水雞諸等「種族」，享有特權。牠們不受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制約，想生多少就生多少，能生多少就生多少。非但沒有輿論的指責與炒作之憂慮，更無繳納罰款之負擔。牠們只是開開心心地生活，快快樂樂地繁衍，眞好。

由竹而及鄭板橋

魏泉琪

文化經緯

許多人都愛竹，我也是。四季輪迴裡我偏愛「未出土時便有節，及凌雲處尚虛心。」那高風亮節的骨氣和謙虛的品質，象徵着中華民族堅強不屈和虛懷若谷的品格。我曾在春季看新筍破土而出，着嫩綠的新裝沐浴在陽光下；在盛夏觀賞其披翠綠的輕紗臨風起舞；在冬季那「幽篁一夜雪，疏影失青綠。莫被風吹散，玲瓏碎空玉」中雪與竹和諧清雅相映成趣的景象，也令我神往。但我更喜歡聽風與竹沙沙細語，如少女輕撫琴弦，也喜歡看雨絲飛灑竹林，這時候，我竟無端地會想起晉代的「竹林七賢」，還有唐代的「竹溪六隱」來……

鄭板橋所畫的竹是他人生和品性的自我寫照（網上圖片）

據說南朝的劉孝先的《詠竹》，是最早以竹爲題的詩：「竹生空野外，梢雲聳百尋。無人賞高節，徒自抱貞心。恥染湘妃淚，羞入上宮琴。誰能製長笛，當為吐龍吟。」這也許是詩人以竹自況，感嘆懷才不遇，最後兩句，極富想像力。

唐人詠竹詩很多。如杜甫《嚴鄭公宅同詠竹》：「綠竹半含籜，新梢才出牆。色侵書帙晚，陰過酒樽涼。雨洗娟娟淨，風吹細細香。但令無剪伐，會見拂雲長。」此詩以欣喜的心情，細膩地描繪對竹的喜好。但老杜也有一聯詠竹說：「新松恨不高千尺，惡竹應許斬萬竿。」其實杜甫厭惡的是雜亂蔓生遮擋了風景視線的「惡竹」。劉禹錫的《庭竹》短小而生動：「露滌鉛粉節，風搖青玉枝。依依似君子，無地不相宜。」李賀詠竹組詩中的佳句有：「風吹千畝迎雨嘯，鳥垂一枝入酒樓。」劉長卿《晚春歸山居題窗前竹》結尾兩句讀來十分親切：「始憐幽竹山窗下，不改清陰待我歸。」韓翃有一聯也極趣：「一片水光飛入戶，千竿竹影亂登牆。」晚唐李商隱的詠竹筍一聯，思緒甚奇：「皇都綠海應無數，忍剪凌雲一寸心。」

北宋蘇東坡的愛竹，也許是前無古人，竹子和他終身相伴，不管到哪裡，他的視域裡不能沒有竹蔭，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」，是他的名言。年輕時，東坡詠竹有豪邁之風：「門前萬竿竹，堂上四庫書」；中年看竹，心情趨於平淡：「疏疏簾外竹，瀏瀏竹間雨。窗扉淨無淨，幾硯寒生霧」；到了老年：「累盡無可言，風來竹自嘯」，「披衣坐小閣，散髮臨修竹」，由豪邁到平靜恬淡。這是他人生的軌跡，而詩中之竹，正是他不同時期的心情寫照。

竹，不但詩人詠之歌之，畫家也多描之繪之。繼詩文詞賦書畫全能高手蘇東坡之後，到清初詩書畫三絕的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，是又一位愛竹之尤者。鄭板橋愛竹、畫竹、寫竹，簡直就是竹的化身。他喜歡畫清瘦的竹子，而他題在畫上的詠竹詩文，已成爲中國古人詠竹中的經典。他的題畫詩中，有一首流傳甚廣：「烏紗擲去不為官，衮衮蕭蕭兩袖寒；寫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風江上作魚竿。」這是他人生和品性的自我寫照，淡泊名利，瀟灑磊落，喜歡過閒淡自由的生活。

鄭板橋以竹自比，表現性情的詩不少，如「未出土時先有節，縱凌雲處也無心」；「老老蒼蒼竹一竿，長年風雨不知寒。好叫眞節青雲去，任爾時人仰面看。」還有一首廣爲傳頌的名作：「咬定青山不放鬆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萬擊還勁堅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。」這些詠竹詩，超凡脫俗，表現出高潔清雅的品格。板橋在山東濰縣做了十年地方官，頗有政聲。後來因爲災荒，他請求放賑，濟民危困，多有伉直言行，因此得罪了上司，被免職回鄉。回鄉後照舊清高耿直，不事權貴，「索我畫偏不畫，不索我畫偏要畫」。也是一位「強項令」！從

鄭板橋畫像（網上圖片）

他《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》的七絕：「衙齋卧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。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一葉總關情。」可以看到一位把老百姓生死安危、飢飽冷暖時刻記在心上的地方長官。從這個性格來看，鄭板橋一生稱得上「始終如一」這四個字了。

板橋畫的是「清瘦竹」，但他寫竹的詩卻未必都纖纖如弱男。他再儒雅淡泊，也有慷慨激昂的時候，如「我有胸中十萬竿，一時飛作淋漓墨。為鳳為龍上九天，染遍懸崖看新綠。」十萬新竹，如鳳似龍，翔舞九霄，綠遍天涯，這詩境可謂元氣充沛，氣象雄闊。正如婉約詞家李清照，也不是一路婉約的纖纖弱女，她也有豪壯的一面，如「生當為人傑，死亦為鬼雄。至今思項羽，不敢過江東。」即使置之辛稼軒、陳亮之作中，也不遜鬚眉！

和蘇軾一樣，鄭板橋也「居有竹」，其題畫竹類第一則云：「余家有茅屋二間，南面種竹。夏日新篁初放，綠陰照人，置一小榻其中，甚涼適也。秋冬之際，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，橫按以為窗櫺，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，風和日暖，凍蠅觸窗，紙上冬冬作小鼓聲，於是一片竹影凌亂，豈非天然圖畫乎？凡吾畫竹，無所師承，多得於紙窗粉塗、日光月影中耳。」

上面這段話，知堂老人在《秉燭談》中評論道：「這所說都只是老生常談，讀了並不見得怎樣新鮮，卻是很好的學畫法。不但畫竹，還可以去畫一切，不但繪畫，還可以用去寫文章。」

在《鄭板橋集》中這類關乎畫竹的小文還有不少，再舉一段共賞：「江館清秋，晨起看竹，煙光日影露氣，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，胸中勃勃遂有畫意。其實胸中之作，並不是眼中之作也。因而磨墨展紙，落筆倏作變相，手中之作又不是胸中之作也。總之，意在筆先者，定則也；趣在法外者，化機也。獨畫云乎哉！」

板橋老人最愛竹與蘭，上文也是自敘其畫竹的經過和體會，是一篇極富藝術哲理的創作談。「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作」，「手中之作又不是胸中之竹」，旨哉斯言！還有一點也很有意思，那就是：板橋全部題畫之語，幾乎全是爲藝術而藝術。略有興亡之嘆者，只是個例。板橋一輩子平安無事的訣竅，大約正在於此！

東周王城「天子駕六」

嚴詩喆

文史叢譚

《逸禮・王度記》：「天子駕六馬，諸侯駕四，大夫三，士二，庶人一。」周代禮制規定了不同的等級身份在日常生活、處事中需要遵循的行爲準則，關於座駕的問題，這裡也作出了規定和指引。

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考古學家發現了東周王城廣場地下「天子駕六」車馬坑。在本世紀初，東周王城遺址。在本世紀初，東周王城遺址。在考古研究中，由王國維提出的「二重證據法」一直沿用並不斷發展，最初講的就是運用「地下之新材料」與「紙上之材料」互相印證，即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互爲證據。

在洛陽之行中，我們參觀的第一站便是「天子駕六」博物館。本以爲如此有名的博物館，該是一大型的地上建築，遠遠就能看見。不想，路人將我們往一公園模樣的地方指引，並未見着一般博物館的醒目建築樓，走了好一段，才發現六匹前腿離地的飛馬雕塑，已是地標。博物館建於地下，難怪見不到地面的樓層。展館不大，墓葬車馬坑的展廳還要再下一層。

「天子駕六」是當時發現的車馬坑中規模最大的一個，現存二十六輛車，可辨認馬匹七十。馬匹的骸骨和原本木製的車，經受年月的洗禮後，早與泥土混爲一體，仿如化石。在墓葬坑中，有六馬駕一車的「天子之乘」，還有四馬、三馬、二馬之駕。這些遺跡無需言語和文字，畢竟該說的，文獻也都說了。它們只需靜默地躺在那兒，便是最恰當且有效的交流。

洛陽作爲十三朝古都，墓葬、王城遺址和隨之被發掘的古文物，皆是無價之寶。「北邙山頭少閒土，盡是洛陽人舊墓」，老祖宗留下的傳世之寶，也都埋藏在裡頭。除了「天子駕六」博物館外，古墓博物館、洛陽博物館等等，都能看到這些被歲月掩埋，但未能被歷史遺忘的寶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原隋唐王城遺址上複建的「天堂」，原爲武則天的禮佛堂，從保留下來的地基能看到天堂及其周邊散水、水渠、柱礎坑、廊屋夯土基礎等遺址的眞實面貌。文物、遺跡自有其獨有的用於表達的語言，即便誰也說不清，它們自己是否願意被發現、希望被讀懂？

司馬遷著《史記》，力求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」，渴望著述被後人銘記，自己也隨之流芳後世。存者總要在生時叩問、追逐生命的價值和意義，後來者在探尋自己存在價值的同時，總免不了回溯歷史，了解所謂「從何而來」、「去往何方」。前人留下傳世的文獻，後人研讀並從中發掘尋寶圖，進而尋寶、佐證「紙上之材料」，即所謂「尋寶圖」的可信度。不知寶物們被發現時帶着怎樣的心情？它們和傳世的著述一樣，承擔着自己獨特的使命——揭露歷史的眞相。

歷史、人生，大概就在如此「追追逐逐」間流動，人們在考探前朝的歷史，也同時在書寫自己和時代的新篇章。所謂「源頭活水」，或許也如是。送走一個又一個朝代，如今的洛陽城，仍舊過着自己平凡、簡單的生活。擁有氣派、輝煌的過去，有一個道理似乎難有多少人比它領悟更深：能夠見證多少建功立業，也注定要目送多少曲終人散……自然、歷史、人生的迴圈，不都如此嗎？

「江畔何人初見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無窮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見長江送流水……」此時此刻，我彷彿聽見一個聲音，在耳邊低吟。許是洛陽城，正以自己的方式，一邊將那些古老而神秘的故事、傳說娓娓道來，一邊又思考、着手，爲自己、爲後來者續寫着嶄新的傳奇……

身在江湖

陸　地

如是我見

我們所見的企業家，好像都是口若懸河，喜歡出現在聚光燈下，具有孔雀性格的高級動物。

譬如雷軍、劉強東、馬雲等等，但不要忘了，一個人一旦成爲企業家，企業就與他難以抽離了，他們說的每一句話，做的每一件事，是屬於他個人的，還是企業的，都變得意味深長。也就是說，即便他是一隻孔雀，有時開屏也有可能是受到外界的刺激，並非是他「初心」。

這十年，中國的商業生態大致像「戰國時代」，群雄並起，城頭變幻霸王旗，我們也目睹了各個行業中的殘殺，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關注的經濟業態中羅列出一長串的名單，譬如360與騰訊、京東與蘇寧、攜程和同程、藝龍、去哪兒……還有中國手機華爲、中興、酷派等與三星、蘋果戰團的角力。

本來，中國這樣的經濟實體體量足夠大，可以允許更多的企業生存下來，事實上，企業要愉快地生存並非那麼容易，因爲整個商業生態被解構，首當其衝的是信息的無障礙流通和地理位置的顚覆。「信息」和「地理」原本可是一家傳統企業生存下來核心資源，但是這些核心的東西早已被打了個稀巴爛。

打個比方，十多年前，幾乎每個縣域內都會有一家啤酒廠，但是隨着雪花、千島湖、百威這樣大品牌啤酒攻城略地，現在還有幾個城市能保住自己的啤酒品牌。因爲信息的流通，消費者打開了消費更高檔次產品的眼睛；因爲「地理」的突破，使得這些更好的產品從其他地方來到老百姓身邊。

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。

正因如此，現在成爲一個企業家，要比以前更容易，也比以前更難。之所以容易，是因爲企業家再也不必通過政府來任命了，難的是失去了政府當年統籌資源爲你所用的便利，現在即便一根電纜是否通電，也得你自己跟電力工人商量去。

這就是現在做企業的難處。

除了需要強有力統籌資源的能力，還要有敏銳的市場敏感性，同時又要提防同行擠壓和暗算，眞正的企業家大都是歷練世事的「武林高手」，而不是金庸小說裡寫的那樣，受傷後躲在山洞裡得到了「武林秘笈」或是飲了千年蛇精的血。

這就是許多企業家拋頭露面的原因，老虎喜歡用一泡尿來宣示自己的領地，而企業家同樣喜歡通過各種媒體，來證明存在感。

小米公司的雷軍說：「處在風口上，連頭豬也可以飛上天」，有人把這句話解讀爲這個社會機遇太多了，這個社會太好了。而我的解讀是「身不由己」，因爲一頭豬無論如何也不希望自己飛上天，因爲掉下來，就是死路一條。

一位年產值已超百億的企業家對我說，其實他的個性很內向，不喜歡與人打交道；還有一位獲得市級榮譽的記者對我說，其實她十分害羞，也不喜歡與人打交道……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，但他們越是不喜歡的東西，恰恰成了他們的長處。

唯一可以解釋的只有四個字：身在江湖。